

麻省理工學院的低調國際策略

駐波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60 到 70 年代，麻省理工學院只是大學門牆內的事業。一個印度人，以麻省理工學院為模型，開展了印度理工學院。教師們幫助建立巴西航空技術學院，成為航空和國防精英的溫床。Aryamehr 科技大學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另一個成果，在伊朗革命後一分为二，其核能計劃成為該國備受爭議之處。十年過後，麻省理工學院力道不減，數千名教職員在世界各地從事研究合作，過去五年，在阿布達比、俄羅斯、新加坡開創新穎獨立的機構。麻省理工學院新任校長拉法葉·賴夫（L. Rafael Reif）說，在亞洲和拉丁美洲，也有類似的計劃在討論桌上。

麻省理工學院的作法，不像紐約大學有意在波斯灣設分校，或像耶魯大學在新加坡籌設文理學院一樣，把校徽蓋在別處。它的國際事務策略，採行一種不張揚的合作夥伴方式，儘管有難處，所發揮的全球影響力可能更大。分校往往只是知識產權的島嶼，難與地方融入，反而是麻省理工學院與當地學校合作的作法，更能在新機構展現該校校訓 *Mens et Manus*（知行合一）的精神。事實上，那也正是外國政府和基金會積極打開國門和支票簿支持麻省理工學院的原因，因為他們相信這所大學的品牌和教育理念，可以培養一流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使他們的經濟轉型。

十年前麻省理工學院的作法，是把外國的機構建好後，就讓他們自己面對成長的煩惱。現在的做法，則是一面保持國際參與，一面積極規劃第一流科技大學的全球網絡，使這兩種方案都帶著「MIT DNA」的完善體制，來應對全球性的挑戰。賴夫校長認為，透過廣泛的國際合作是最好的方式，而不是建分校。他表示，複製麻省理工學院到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花了 150 年才有今天。而且，參與國際合作，能使麻省理工學院的基地更為壯實。

上個月，在賴夫校長的就職典禮，麻省理工學院安排了一系列座談會，主題是：創新、未來的教育和全球參與。琳琅滿目地介紹與瑞士學校的交流，為地震肆虐的海地，設計學校科學課程，校友們策畫提高迦納的作物生產，和把全球化新課程帶入校園，似乎可見麻省理工學院全副武裝的對外工作。但是，從最近與 MIT 合作建立的三所大學的校長之間的對話，有關方案似乎放緩了。這三所大學是 Skolkovo 大學、阿布達比的 Masdar 科技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老將所建立的新加坡技術設計大學，它們是麻省理工學院開展新機構的橋樑，也是全球參與的一個鏈接。

麻省理工學院的國際參與，主要是藉著個別的教職員或部門，繼續強化外國機構的教學和研究。例如，該校 Sloan 管理學院，在 90 年代中期，一直活躍於中國的市場改革，為三所頂尖的商業學校培訓教師，超過 250 個中國教

授，到該校受訓一學期或更久。近年來，正在開發的國家領導人知道，若要確保國家茁壯，需要投資教育和研究。他們等不及本土機構養成，就尋找合作夥伴來加速發展。麻省理工學院最讓人驚奇的是，它目前的工作看起來跟幾十年前無分軒輊。這三所新大學，不走傳統的部門和學科結構，而是圍繞全球相關和局部重疊的研究主題。Skolkovo 從事生物醫藥、太空和核能科學。Masdar 集中在水、環境和能源。新加坡技術與設計大學是三所學校中，唯一提供大學學位，讓學生選讀建築、工程產品開發、工程設計系統和資訊系統四個領域。即使該校在葡萄牙幫助現有的研究所教育和研究，也是立足於跨學科研究，包括生物工程系統和新進的製造業。

譯稿人:趙維新

參考資料:10/22/2012 高教紀事報

